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十一

宋 徐夢莘 撰

政宣上帙

起宣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戊申盡十一月二十

七日壬午

二十三日戊申撫司檄進兵劉延慶議入燕之策郭  
藥師獻謀搗虛取之 是日蕭幹營於十里外以控我

軍由是逗留未得進宣司檄曰大軍至良鄉連日不進  
可出奇以取勝況我軍擬敵倍萬以彼較此利害皎然  
仰疾速趨燕京是日延慶命請將共議入燕之策郭藥  
師獻謀曰四軍者以全師抗我則燕山可以搗虛而入  
可選輕騎由固安渡瀘水至安次徑赴燕城漢民知王  
師至必內為應燕城可得延慶即遣郭藥師押常勝軍  
千人為鄉導命趙鶴壽高世宣楊可世可弼統兵六千  
可世等夜半渡河啣枚倍道至三家店憇軍

二十四日己酉郭藥師等入燕山軍敗而還 是日質  
明郭藥師遣甄五臣領常勝軍五千人雜郊民奪迎春  
門以入殺守閘者數十人大軍繼至陳於憫忠寺分遣  
七將官把燕城七門各差將二人騎二百守之內外帖  
然不知兵至咸謂有神時有燕人馬賢良者獻詩云破  
敵將軍曉入燕滿城和氣接堯天油然馥鬱三千里洗  
盡塵氛二百年可世傳令云漢人皆登雉堞指摘契丹  
奚等家誅戮萬計通衢流血申宣撫司告捷我軍用事

者不過四千蕭后登宣和門親施箭鏃以拒王師郭藥師遣人諭蕭后大兵入城釋甲拜降可也蕭后聞諸軍與燕人內應所在巷陌齊殺契丹劫掠財物頗狐疑未決契丹諸軍皆效死戰而我軍無紀律已而飲酒攘奪財物紛然恣淫后既知密遣人召蕭幹等回幹亦知我師入燕晝夜來援或告藥師曰城外塵起必有援兵至諸將皆謂延慶遣兵來助一望則燕王塚上立四軍旗幟矣方錯愕瞪視而四軍人馬自南暗門入內諸門啓

鐵騎突出戰於三市人皆殊死戮力迎敵而藥師失馬  
可世拒追者藥師獲免我軍少却遂至雙門樓下令騎  
皆下馬且戰且行至憫忠寺前可世謂藥師曰今日如  
何不若且至東門以待援兵而燕城漢人皆曰汝等令  
我指摘契丹相助殺戮將軍若出我輩如何今已斷了  
諸門弔橋幸無遂出以決死耳再戰又敗我軍三晝夜  
不寢食又自早殲契丹競功人飢馬疲而四軍林牙兵  
勢方銳可世等戰不勝藥師復回戰又不利皆弃馬登

城敵益熾將窮搏藥師先下城可世謂世宣曰吾將家豈能效兒女態惜微軀也指呼戰士拒戰身中毒矢不顧或報藥師出矣弟可弼因其間進曰趙鶴壽後軍不來都統亦不遣援兵今日之事黑白自明倘含糊就死百世之下凡不失為罪人矣願偕去是非昭著請誅於朝不其偉歟可世然之遂縋焉而高世宣王奇李曉石洵美王端臣等皆碎敵手可世等既出賴契丹收棄甲捕殺殘軍不復追襲遂得脫去尸之填壕者可籍而過

初選精兵六千至是者數百騎而已契丹獲馬五千甲  
四千先藥師與可世謀留鶴壽兵為援其寔藥師忌功  
焉鶴壽亦憾之不至先是鶴壽見宣撫藥師疑其有所  
授而不以其寔告故也藥師可世等夜入安次縣招集  
將士得潰兵四百餘人入涿州 北征紀寔曰藥師獻  
謀于二帥曰四軍者以全師抗延慶則燕山可以勁騎  
搗虛而入也於是二帥命藥師擇常勝軍千人為鄉導  
又命延慶選將迺以楊可世高一箭各千人一夕渡瀘



溝河直往燕山之東每旦有草車無數入門可伺其開  
門因車入而襲之果然既入則每門命驍勇使臣二人  
分兵守把藥師乃下令曰燕人令盡降契丹諸人令盡  
殺然不意燕山中契丹奚兵尚衆而我師擄掠故蕭  
后者在內但閉其內門是以遼燕因巷戰殺傷相當自  
旦至晚不解而蕭后乃呼四軍自其內後閤門而入恐  
大啓內門生兵出擊我師為退敗藥師知其不敵因墜  
城先遁楊可世亦得脫高世宣號高一箭者及諸名將

銳卒無一得生還

二十五日庚戌蕭幹出兵與劉延慶對壘於瀘溝河南  
是日蕭幹陣於河南出示藥師隨行主管文字官趙端  
甫并藥師可世全裝甲馬令延慶見之言已將諸將殺  
戮人騎皆降仍渡河挑戰延慶軍洶洶以為藥師全軍  
沒諸將殺可世降契丹延慶遣人涿州取藥師手書以  
安衆心

二十六日辛亥趙良嗣等同使人烏舍高慶喬到大金

軍前 燕雲奉使錄曰二十一日過界金國遣甲馬及  
接伴使副迎勞是日宿於應州侍中庄二十二日見元  
帥尼堪具言今來所計議事節與自家上京時說底話  
瞭別也對以大信既定本無異同之意尼堪曰候到日  
皇帝不錯食罷遣其副帥烏舍接伴往奉聖州二十五  
日遂至于前軍二十六日見其國王阿固達捧書傳達  
如儀

二十七日壬子郭藥師留甄五臣張思政守涿州領兵

趨雄州宣撫司恐涿州危差張令徽領二千騎戍之

二十八日癸丑劉延慶申宣撫司乞回軍 紀寔曰時

劉延慶申二帥乞那回軍馬二帥以小竹紙親札報之

曰仰相度事勢若可以那回量可那回不管有悞軍事

延慶得之一夕中軍先自焚輜重不告諸將而退衆軍

罔測遂大潰 編年曰劉延慶以可世行三日方進兵

又兩日至瀘溝河距燕城二十里下營是時偏師雖入

燕城大軍屯瀘溝未動蕭幹兵才數千幹得漢軍兩人

蔽其目留帳中兩人不知也夜半偽相語言聞兵十萬  
壓吾境吾師且三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  
其中舉火為應殲之無遺縱一人歸報其人又曰昨日  
在敵營見戰具甚廣揀人選將乘夜來搗營寨延慶聞  
燕城復失又瑠璃河護糧將王淵亦陷於敵氣已喪矣  
旋得此說心動求自全之計盡召諸將密諭以糧餉不  
繼去漢界遠中道多事不即引還久恐生變諸將皆唯  
唯獨曲奇力爭不可延慶怒叱去之

二十九日甲寅劉延慶燒營及輜重奔還王師大潰是  
日晚瀘溝河北四野火發延慶與光國光世以為敵至  
燒營而奔五軍雜還擾攘散走自相踐蹂奔墮崖澗者  
莫知其數捐棄一切軍須之計相繼百餘里將曉敵覺  
徑尾吾後轉戰至白溝河與常勝軍高望接戰又大敗  
自熙豐以來所畜軍寔盡矣燕人作歌及賦以誚延慶  
傳笑燕中 蕭幹陷清城失守將路宗迪

十一月一日丙辰朔阿固達見趙良嗣許燕京薊景檀

順涿易六州二十四縣每歲要以契丹銀絹遣李靖持書來 燕雲奉使錄曰是日阿固達令趙良嗣與普結努議事普結努云去年本國專遣使臣理會恁大國情公事屯着人馬專專地等候回使相約打滅契丹却留我使人一住半年滯了軍期更不遣回使只將空書領軍人送過海來已是斷絕之意此段休說更說一段且如夾攻本國兵馬從今年正月已到中京因甚不便來夾攻本國自去年十一月出兵今年正月到中京三月

到西京已是半年受了千辛萬苦貴朝才於五月出兵  
慢慢地占穩占姦更說甚夾攻此一段亦休說皇帝有  
指揮去年不遣使乃是失信今年雖出兵亦不如約便  
畫斷休說而今特將已收下西京一路州縣與南朝請  
先交割外為契丹昏主猶領殘兵不先了了燕京不唯  
為金國之患亦恐去南朝作過皇帝已定親去收燕京  
候收燕京了却來商量或與不與在臨時前遣元帥就  
近代州縣議事便是此意已與王瓌處仔細道來更不



可改良嗣度其意欲以西京交割為名更改許燕之議  
乃云本朝與貴國通好五六年自貴國兵馬未到上京  
時已有要約今來却恁地翻變說話是甚理義據良嗣  
等所奉御筆處分先夾攻燕京了日然後夾攻西京須  
是先得燕京然後交割西京固自有次第普結努云今先  
與西京其意已厚汝家旦夕守燕不能取候吾得之取  
決臨時有何不可良嗣云大國所行必指天為言前年  
皇帝與良嗣握手曰吾已許南朝燕京便吾得之亦然

指天為誓料皇帝守信肯違天耶普結努復傳阿固達之意曰初以南朝失信斷絕無疑緣南朝皇帝委曲御筆親書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漢地漢民其係官錢物等及奚契丹渤海西京平灤州並不在許與之數南朝自得燕京亦借路平灤以歸如南朝未得吾兵取之悉如前約更不論夾攻六州謂薊景檀順涿易也良嗣荅以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止言燕京六州二十四縣昨日言西京今又不及何也平灤本燕

地以限榆關則平灤州已在燕京之內矣兼御筆事目如貴朝兵馬因追襲乘勢更不煩兵馬過關今言本朝定燕京借路平灤本朝果得燕必分兵戍守大國人馬經由豈敢專輒普結努烏舍勃然怒曰汝家未下燕已拒吾如此是不欲通和耳况汝兵近為燕人擊敗若旬日未下豈不仰吾力耶又云皇帝更不說元約只特許燕京六州二十四縣每歲要依契丹銀絹之數却微笑云有一事說與使人莫道是與了南朝燕京管下六州二

十四縣如吾取了燕京都不與南朝怎生不依契丹一般與吾銀絹良嗣等對以此只是自彊底話如不夾攻契丹以應于舊漢地歸本朝何名可得銀絹等郎君等未可一向自強一槩輕易漢人且如契丹昏主七八年前煞有輕易貴國之意如今契丹之疆却在何處諸郎君不要悞皇帝當以信義為勝不可以力為強郎君等只見契丹之弱乃自以為強本朝大國不可容易不要錯了復來出文字三封一封係知易州何灌牒大金統

領內備宣撫司劄子令報知大金國稱已收下涿易不  
得侵越生事一牒靈邱飛狐兩縣招誘歸款一封係趙  
許上太傅相公內言女真恣為殺戮枉害良民諭令歸  
漢不可歸心于女真也令良嗣讀訖却云理會得否且  
如飛狐靈邱乃山後地方未商量定便來招誘是何義  
理假如要一兩箇小縣何不將文字來評會良嗣等答  
以此必何觀察為何觀不知界至地里便發文字料必  
如此却云此事且休論趙許元是董龐兒我與你有甚

冤讐道本國殺害良民如賊一般相待普結努曰此大國之意也如使副不許借路過關趙許不使漢人歸女真其意一同若不是祇重貴朝皇帝御筆親寫來更無好說話也恰來皇帝有朝旨如使人隔關恐已下燕不令過關又趙許文字詆毀雖已寫國書待改變來却為大信已定更不改也且汝只知阻我過關不道汝國人馬又敗便揖良嗣朝辭令其國相普結努言云到南朝日再三附奏乞善保聖體好理國家所有燕京等事已

專遣人賫國書計議且望教速來回早了大事至庭下有前立兩人指示良嗣曰此燕京國妃遣來請降如不許稱藩止乞燕京隻力拒南朝及言契丹軍雖寡弱若止當南軍有餘只恐大金來即不支也對良嗣等面諭二人云吾已許南朝燕京汝到日說與汝國妃古爾班勿與南朝交鬪戮及齊民二人唯唯良嗣等辭訖留馬關遣良嗣及使人同來 茆齋自叙曰十月抵代州過界時尼堪烏舍皆在應州南傍山作營某與良嗣既送

烏舍慶裔至彼見尼堪因略論大槩次日尼堪遂以鐵騎二百令烏舍權充接伴良嗣與某各携一從人餘悉留於尼堪軍過夜行五程抵奉聖州見阿固達路經蔚州縣邑悉無人烟人皆逃避既見阿固達受國書御筆次日令皇叔普結努詳袞并二太子翰里雅布者就一氊帳中約說話皆令人通譯云前次遣赫魯大廸烏議割還燕地貴朝不遣聘使乃是斷絕今來難舉海上之約但皇帝知趙王誠心不忍絕好燕京候平定了日與或不與臨



時商量今西京

謂雲中府

却已平定奉還貴朝可差軍馬交

割當時緣郭藥師已降劉延慶已逼燕故有雲中之意

良嗣錯愕失詞答云元議割還燕地若燕京不得即西

京亦不要翰里雅布云燕京為未了且言臨時商量西京

是已了割與貴朝却言不要不成剛強與得次日復召

議事詳袞云皇帝有旨昨日所論西京事更休理會海

上之約亦是貴朝自斷絕且看趙王面特許與燕京六

州二十四縣如貴朝軍馬先入燕則本朝軍馬借路歸

國仍要在燕係官錢物若貴朝不能入燕待本朝打了  
與去是時金人聞楊可世高一箭郭藥師已入燕故有  
此語以為他時紛競之端良嗣云錢物則不較但借路  
事恐難從詳袞云待遣人同去南朝商量遂起良嗣歸  
有喜色作詩云朔風吹雪下鷄山燭暗穹廬夜色寒聞  
道燕山好消息曉來驛騎報平安某顧良嗣曰小器不  
知安危繼詩和云未見燕銘勒故山耳聞殊議骨毛寒  
願君共事烹身語易取皇家萬世安次日欲朝辭詳袞

云已差李靖充大使王永昌充副使察勒瑪充計議却於二國信使中留一員隨軍恐貴朝軍馬入燕地把定關隘本朝借路時要得分辨良嗣汗流不能對某附耳云龍圖燕人不為女真所畏若不能免某請為留宜安方寸良嗣徐對曰自來無例摘留使人詳袞云此皇帝意近晚阿固達名辭云二使人誰留良嗣復答以無例阿固達云行軍非引例處某應曰若必欲留願令大使歸報某請留遂辭次日良嗣與李靖等行持書詣闕

金人國書書云適憑使傳特示音題然已露於深悰斯未洽於舊約載惟大信理有所陳爰念前言義當可許昨遣趙良嗣計燕京依與契丹銀絹數目歲交尋許燕京并所營州縣及所轄漢民如或不為夾攻不能依得已許後來馬政至更議收復西京回書只請就便計處如難果意異為報示又得書示候聞舉兵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不言自行計度或難果意只云並如初議及絕使軺以謂非是通好之意遂止夾攻許與之辭以故

昨來遣兵及平定契丹畢未嘗報論夾攻自來燕京國王上表稱臣永修貢道薨逝後屬以其妻國妃虔誠表請縱不許為籓輔亦無他望良嗣等始方來到且馬政元賞事錄所約應期夾攻最為大事須是大金兵馬到西京大宋兵馬便自來燕京并應朔等州入去也如此則方是夾攻若將來不到西京便是失約也貴朝若依前書定欲夾攻圖謀理須當期本朝兵馬到西京已來合於所約道路進兵相應若謂不知又云燕南已屯重

兵兼貴朝士馬發於代州比本朝遠至西京地里勞逸  
灼然可知直至克定未曾依應今承芳翰再締新歡極  
邊屯相應之軍立議復幽雲之地皆非元約者也其於  
信義未合許焉蓋念前書至如契丹將來虔誠請和聽  
命無違必不允應方是大信故許燕京并六州屬縣及  
所管漢兒外餘應關係官錢穀金帛諸物之類并女真  
勃海契丹奚及別處移散到彼漢民雜色人戶兼併平  
灤營州縣縱貴朝克復亦不在許與之限當須本朝占

據如或廣務於侵求請慮難終於信義所有信誓分立  
界至并舊來輸納契丹歲幣數目多少交割等事候到  
燕京續議畫定式當嚴律善保殊休今差貝勒察勒瑪  
李靖貝勒王都呼充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  
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二十一日丙子金人國信使副李靖王都呼察勒瑪等  
來議每歲銀絹

二十五日庚辰李靖等入見於崇政殿 燕雲奉使錄

曰是日引李靖等上殿上令黃珣傳旨兩朝計議五六  
年大事已定些小事各相說了却甚好西京及平瀼三  
州地土不多可一就議定四軍蕭幹闕兩朝無禮如捉  
得執縛送來以見通歡之意趙良嗣回許定燕京更不  
論夾攻如自取得亦與本朝甚荷厚意可依例赴王黼  
處計議尋引詣王黼賜第議事出御前文字讀示所有  
幽薊平瀼自合依約察勒瑪與靖相看曰却是和西京平  
瀼都要靖等來時只聽得特許燕京六州二十四縣地



與南朝今來却和西京平灤都要怎生了得黼曰自趙龍圖涉海北從貴國未到上京已如此商議本只為五代已後所陷漢地更無二三察勒瑪曰若是和燕京西京平灤州都要後方許契丹舊日銀絹之數如此則空費往來和合不得黼曰某天性爽快士大夫所共知今來商議國事須要說盡已得聖旨便將西京畫斷別做一項此亦順貴國之意只以燕京平灤三州盡許契丹舊日銀絹之數此乃是本朝一一相就之意如燕京係官

錢物漢戶人口西京畫斷一一相就貴國只有平灤一事自可相從都呼曰此亦傾盡覆知且如本國以九年來方盡得契丹舊地好處唯有一個燕京已許與貴朝平灤等州本國要做關口李靖曰兩國來往唯務誠寔據靖所見先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爲定歲交契丹銀絹之數其平灤等州別作一頭項再覓去或肯時亦不可知若一槩言之徒苦往來黼曰此已是委曲相就若更分平灤豈有是理各上馬歸

二十七日壬午遼人四軍蕭幹復攻涿州安次固安兩縣陷之守將胡德章被俘 金人進兵趨燕 馬擴既留尼堪自廣州趨奉聖州與阿固達定議尼堪遂下軍馬於南暗口阿固達趨居庸關達蘭趨古北口分三路進軍忽燕京國妃遣使詣阿固達請和云十月十九日南兵楊可世郭藥師襲入燕城國妃據內城南師驕勝不戢士卒掠取財物國妃密遣人至瀘溝河呼四軍大王自內南暗門入與郭藥師抗戰南師氣奪悉皆奔竄諸

將僅以身免為四軍奪馬數千匹次日耀兵於瀘溝河  
劉延慶望之喪膽乃焚營夜遁為契丹追殺至雄州阿  
固達執各不應允之約不從進兵趨燕 初童貫行上  
遣內侍李嘗微服於貫軍中探其去就燕京既失州縣  
復陷嘗密奏之上以手札責貫曰今不復信汝矣貫既  
被責大懼遂遣王瓌取易州飛狐路赴大金軍前約以  
夾攻王瓌至大金軍前見其國主奏言大宋宣撫童樞  
密令臣見陛下問嘗有國使交通兩朝已議夾攻今來

童宣撫大兵已近去燕京未敢擅入遣瓌等來請起兵  
夾攻月日貴得相應不失元約金國遣烏舍館之定議  
尅十二月一日起居初五日度居庸關六日到燕京城  
下先令瓌歸

三朝北盟會編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十二

宋 徐夢莘 撰

政宣上帙

起宣和四年十二月二日丁亥盡十五日庚子

十二月二日丁亥李靖等入辭於崇政殿上遣黃珣傳旨諭靖等到軍前奏知大金皇帝自京國兵馬未到上京時已遣使計議就成交好正在今日今來所議凡五

事一切委曲俯從金國所有營平灤三州地土不多一就相許了却甚好差使副與靖等同賚國書前去

三日戊子差趙良嗣周武仲使于金國許依契丹舊例銀絹再求營平灤三州并西京朝廷國書云夙勤原使嗣貺緘書共聞綏撫之詳備紉敷陳之悉方遠修於契好宜曲盡於忱誠本朝與鄰國通好自來係計使人往來之數以為禮節昨赫魯等來係報馬政之聘以故更不遣使然國書內具述夙約大信備載前書所有漢地等

事並如初議候聞舉軍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議納事  
理分明別無斷絕今歲自聞舉軍到西京即遣童貫等  
領兵自燕路相應四月以後累伐契丹事可詢訪亦屢  
遣人移文貴朝軍前報應計議夾攻之舉即無失約昨  
燕京國妃蕭氏遣蕭容等進表納款仍乞援助止退大  
金兵馬及營平薊景等舉地來歸繼亦嘗遣偏裨入燕  
城殺戮不順契丹請和聽命各無允從并未見貴朝進  
兵夾攻即却其使并表未嘗聽許及未曾分遣大兵據



守元議自燕并應朔等州進兵後來以兩京之議未明故止應朔之師雖奉聖應朔蔚武等州遣人請降亦以此未曾撫定堅守信義以務交歡本末可見趙良嗣回知入關至燕京本朝議云與貴朝講好修睦若本朝先自平燕亦當招待如禮良嗣固執安有所陳所有應關係官錢穀金帛諸物之類今書欲行據收實非元約然貴朝兵馬既欲入關犒師之用義合相從其別處移散致漢民雜色人戶如欲收管亦非元約所載今並如來

諭以示誠意兩朝守國所恃大信自初遣良嗣以至於  
今所議正為五代以後所陷漢地內燕京六州及屬縣  
已載來書并承諭如本朝已取了燕京自依今來已許  
如未取了貴國取得亦與本朝更不與夾攻外所有營  
平灤并西京管下州縣并係五代所陷地土合依元約  
本朝收復爰念自貴朝未取上之時越大海以通交好  
使聘往來累年于此所當曲務允應以善初終除營平  
灤三州本朝收復外其西京地土候復收燕京一帶并

西京地土所以盡契丹歲交銀絹今若西京別作一段計議理合減定深念久已相許議不可踰將歲交銀絹數目多少交割等並依契丹舊例施行信誓分立界至等事續議畫定庶應來悰用臻歡約屬當歲凜益保天祺今差龍圖閣直學士大中大夫趙良嗣朝散郎充顯謨閣待制周武仲充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郭藥師敗蕭幹于永清復固安安次兩縣契丹四軍蕭幹自延慶敗復攻安次固安兩

縣陷之復圍永清縣郭藥師至永清與敵相遇藥師謂諸將曰彼見我軍必披靡視漢兵為輕定來衝突令部曲執漢旗幟分漢兵以弓弩翼之敵果望旗笑曰南朝兵也果擊之兵刃既接方悟常勝軍敵戰不利依山自保漢兵彎韜弩聽鼓聲悉發大敗斬數千級幾執渠魁敵窮走燕城堅壁不敢出五日庚寅金人到居庸關蕭后與蕭翰達實林牙夜出燕城 亡遼錄曰蕭后纔聞居庸失險夜率契丹并老幼居帳出城聲言筇野寨迎

敵其寔避竄宰相左企弓以下拜辭于門外蕭后諭曰國難至此我親統大軍盡死一戰為社稷計勝則再與卿等見萬一失利則我誓死於陣前卿等多方保全合境漢民無使濫被殘害遂泣下行至松亭關議所往耶律達實林牙者契丹也欲歸天祚四軍大王蕭幹欲就奚王府立國於是契丹奚軍列陣相拒而分兵奚渤海諸軍從蕭幹留奚王府達實林牙挾蕭后歸陰山見天祚取蕭后殺之

六日辛卯金人兵至燕左企弓曹勇義劉彥宗等開門  
迎降阿固達等入燕遣馬擴歸報捷 苑齋自敘曰二  
月旦經媯儒二州初五日抵居庸關契丹棄關走僕隨  
行阿固達謂曰契丹國土十分我已取其九祇有燕京  
一分地土我著人馬三面逼著令汝家就取却恁生受  
奈何不下初聞南軍已到瀘溝河已入燕我心下亦喜  
南家故地教他收了我與他分定界分軍馬歸國早見  
太平近聞都統劉延慶一夜去了是甚模樣僕荅曰使

人留此不得而知兵家進退常事恐亦非敗縱使劉延慶果敗亦別有大軍在後阿固達云似恁統領底人敗了軍國大事汝家有甚賞罰僕曰將折兵死兵折將死延慶果是退敗便做官大亦行軍法阿固達云若不行軍法後怎生使兵也待一兩日到居庸關你看我家兵將戰鬥有敗走麼初六日入居庸關擺立軍馬阿固達與固倫郎君並馬南向立諸軍馬三面整旗擺立尼堪已下諸郎君皆披甲作兩行相對侍立召僕當前阿固

達云我已遣使副同你家大使南去想已到汴京我已  
許了趙皇燕京如今打了須與去城內番官人戶即是  
我要漢兒人戶都屬南朝我已差人入城招誘契丹令  
投降你敢相隨前去招諭漢兒麼僕答使人留此本了  
軍國大事有何不敢阿固達云敢去時煞好來早同我  
家使臣前去入夜召僕阿固達云我親押軍來待與古  
爾班即四軍大王也見一陣適來已報同國妃直東走了來日  
可以入燕城是夜四更阿固達召僕去頗有怒色曰國



妃與四軍走去蓋緣我軍馬入關今聞得你家軍馬却來攙奪如此則更無好說話也

僕聞四軍大王永清縣為郭藥師所敗

僕

曰貴朝使人已與趙良嗣同趨闕下朝廷必不許來攙奪萬一南朝先入亦足可商量阿固達意稍解次日抵燕京北朝兩府漢官兒左企弓于仲文曹勇義劉彥宗契丹官伊遜等開門迎降阿固達召僕云令我軍先到燕京你隨行盡見可回報捷已教寫宣撫司牒今差五百騎相送賜僕并隨行人鞍馬一副仍令攜涿州將官

胡德章歸蓋德章先與契丹戰為其所擒囚燕京獄中  
至是令歸臨行尼堪遣烏頁來云傳語童太師昨來海  
上曾許水牛如今相望甚近欲覓十頭令送來僕南發  
達雄州宣撫司 亡遼錄曰蕭后行五十里金人遊騎

已到城下左企弓等語百官共議力拒未定已報統軍  
副使蕭伊遜開啟夏門放入羅索貝勒軍登城續遣先  
被擄人知宣徽北樞密院事韓秉傳令若即拜降我不  
殺一人催促宰相文武百僚僧道父老出丹鳳門球場

內投拜阿固達戎服已坐萬勝殿皆拜服于是使譯者宣曰我見城頭砲繩葦角都不曾解動是無拒我意也并放罪纜撫定燕山府即遣五百騎護送馬擴至涿州牒報宣撫司請發兵前來交割北征紀寔曰金人久住鴛鴦泊往來白水以圖天祚既深入夾山勢不能出金人亦不克入因攻取雲中諸州且休息往來山後視中國紛拏延慶既潰阿固達始以全師自居庸關入四軍大王者奉蕭后由松亭關遁燕人乃備儀物以迎

之其始至于燕之大内也阿固達與其臣數人皆以次  
坐于燕之内殿上受燕人之降且上詢黃蓋有若干柄  
意欲賜功臣皆張之國中皆畏其威金人其後自大皆  
燕人用事者及中國若良嗣輩之教耳

十一日丙申貶劉延慶為率府率安置筠州 北征紀  
寔曰劉延慶者為陝西名將童貫忌其才素不善也累  
得節度使上深眷遇向習射延慶獨預後方知欲倚仗  
劉延慶以北征代二帥為先鋒爾二帥既不納蕭后降

乃令延慶將兵出界正兵十萬夫役不在數也時藥師  
既以涿州降涿州之良鄉縣亦皆屬我於是延慶出界自  
涿州至良鄉惟日行三十里住即立寨開濠塹殆至曉  
復行焉人皆笑之未至良鄉縣已為燕騎所撓自良鄉又  
行兩驛抵瀘溝河駐軍四軍大王者亦如瀘溝河夾河  
對壘日遣騎渡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左右受敵或三五  
十騎至千百騎渡河邀我餉道我師病之不能進矣嘗  
縱兵犯中軍幾至延慶帳下僅能禦退多所殺傷延慶

懾馬翌日四軍使燕騎皆乘我馬朱甲耀日於瀘溝河  
之上以是延慶心動且以餉道不繼乃申二帥乞那回  
軍馬得報遂焚輜重而退衆軍大潰四軍者尚不知所  
以是夕隔河但見火光起四軍亦走久之乃知我師  
自潰方遣兵來追先是延慶初行瀘溝也每下寨但開  
前一門故背向北門而已及其夜走天殆曉至舊寨與  
諸將少愒復由寨門將出適逢燕追騎垂至因復入門  
當時立寨既固又無他門可出遂大窘諸將自毀垣畧

得通馬踰垣而走不勝狼狽延慶幾不得脫瀘溝大寨  
金銀不可勝計又雖道路每寨又有銀絹一二十萬當  
時未能搬赴瀘溝大寨者是時竭國力為之一旦皆為  
燕人所得延慶至雄州二帥擬責之延慶因抱笏厲聲  
以抗二帥不能詰而止也初諸路正兵十五萬除二帥  
與諸將守雄者親兵外其餘往往因潰散乃自結隊各歸  
本路不能遏也始出師人但支五百錢將士頗不樂及  
潰走且虞有變乃各支絹二疋銀三兩以收之兵雖粗

集然技窮縮手矣 先是上命小璫主郵事不隸宣司  
戒之曰得燕山日爾自遣馳報而貫亦自作牌大書曰  
克平燕山路以伺皆謂唾手可得及藥師可世入燕山  
城是日報至貫匿之中夜始約伯氏同作奏以牌等即  
馳上捷纔二日半至闕下然遲小璫猶半時中外但見  
捷而不知其詳謂已盡得之矣方降指揮擇日御正衙  
受賀于是好進者往往作賦頌獻久之但見寂然始知  
藥師但跳入燕城已退遁俄延慶師潰後二帥凱還白



上曰劉延慶不戰而潰且雲中今未下不有大戒厲則何以使諸將臣等所以不詰者留以遺陛下也於是上赫怒欲斬延慶議已定乃下延慶獄既鞫無狀而延慶出二帥與那回劄子上乃寤延慶徒責散官筠州安置由是亦不直二帥然延慶應誅但二帥反枉用其心爾十五日庚子趙良嗣周武仲至大金軍前金人不許營平灤三州并要燕地稅賦復遣李靖持書來趙良嗣等至阿固達卓帳處使烏舍傳言且云自前年相約夾

攻契丹及至寡人領兵到燕京城下并不見一人一騎  
更寡人自來不許與底平灤等處州城今來都要恁生  
去得若堅要平州不是好意和燕京都怕別了便揖良  
嗣等退歸所館良嗣等至其國弟固倫國相所居以貫  
等所與酒果遺之以通其意良嗣欲與尼堪議事答以  
商量未定尼堪臨上馬與良嗣議以大事已定所有平  
灤三州一道商議了甚好却云則為這箇事近上大人  
們都不肯若更緊著恐和燕京都別了便催朝辭烏舍

云堅要平州莫是待閉定關口不與通好此是皇帝已  
不許衆人皆不許堅不許今稅因約與元帥尼堪等議  
事尼堪云這事本不別只是為我家自著兵馬取得所  
以須要賦稅昔時便肯不肯即休即不肯時請勾退過  
界人馬良嗣等答以賦稅自古隨地豈有得地而不得  
稅者尼堪云不須理會只是要稅烏舍在旁云此事不  
別許多田地州城人民都與了南朝這些稅賦計較甚  
良嗣對曰且如稅賦之內有諸般色數若細豆率雜之

屬地理相遠如何搬運得莫須計算折納烏舍云但依  
隨得這事易為商量復遣靖等齎書赴闕 金人國書  
云十二月日大金皇帝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肅馳使  
驛繼附音徽燕承隣睦之修未盡理端之素故形別幅  
開導深悰昨於天輔四年趙良嗣計議燕京若是允肯  
自來所與契丹銀絹依數歲交及夾攻回書已許燕京  
地方并所管戶民若不夾攻不能依得已許為定平營  
灤等州未曾允應今承來書其別處移散到漢民雜色

人戶如欲收復亦非元約據上項人戶前次往復未曾透漏辭意詳明昨來錫喇等去時已曾具言兼犇勸馬政來賚到事目所約應朔州入去不如此則便為失約也且當朝兵馬攻下居庸直抵燕城即日款降外貴朝兵馬不能入燕已被戰退以故李靖等去時具言已許燕京所管州縣地分元管戶民如或廣務於侵求諸慮難終於信義今書又責許外平營灤三州已係廣務於侵求酌此事件為約分明義當不許爰念大信不可輕

失且圖交好特許燕京六州隨縣所有銀絹一依契丹  
舊例交取兼燕京自以本朝兵力收下所據見與州縣  
合納隨色稅賦每年並是當朝收納如可依隨請差人  
使不過向前正旦受禮賀功及賫送今歲合交銀絹外  
據平營灤三州亦不在許與之限外有次年已後銀絹  
交割處所立界至及其餘事等續議畫定如難依隨請  
於已後無復計議燕京令屬祁寒冀應多福今差貝勒李  
靖王都呼等充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

陳謝不宣謹白天輔六年十二月日

三朝北盟會編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十三

宋 徐夢莘 撰

政宣上帙

起宣和五年正月一日乙卯盡二十七日辛亥

宣和五年正月一日乙卯朔金人李靖王都呼等來議  
燕地稅賦

初四日戊午李靖等入見于崇政殿 李靖上殿奉書



傳達如儀上遣黃珣傳旨云兩朝共議力討伐契丹今  
已得燕寔為慶事自泛海計議累年大事已定自合結  
絕今來一事未了生一事暴師日久各不穩便早見了  
結當共享太平豈不美事所有稅賦等事詣宰臣王黼  
賜第計議靖等詣黼賜第黼諭靖等云兩朝計議累年  
大事已定今却忽于元約之外頓生稅賦一事何故如  
此靖等對以只為本朝自用兵馬取得燕京獻與宋朝  
所以要稅賦黼諭以今來原約之外頓然更要稅賦本

朝官員上下以至朝廷議論都不肯黼亦以此為難惟是上意要成交好特地允從黼性明白自來不隱事人所共知自家心裏事亦須說與使人且如初議取燕地本要復漢地救漢民今來貴國却於元約之外生此賦稅一事且如自來與契丹五十萬銀絹已是驟多今若更要稅賦須是又添物事如何交得出委是難以依隨若便斷絕即是許多年歲往來計議交好不成兩國如此各不穩便今來選置官吏屯駐兵馬與貴國出地稅

有何所利寔是止欲成就交好且如地稅自燕中計脚  
乘到貴國如何搬運得莫須別以銀絹代稅賦靖云如  
此則甚好却是省力不知待着多少銀絹代稅賦黼對  
以燕地稅賦自來素有定數已得聖旨令趙龍圖等前  
去議定 節齋自叙曰朝廷差趙良嗣周仲武充國信  
使副仍送伴李靖等入燕僕問良嗣所以奉使事良嗣  
不答遂行經十餘日良嗣武仲同李靖王永福察勒瑪  
回自燕中赴闕不言所議童貫呼僕謂曰良嗣昨有申

到語錄與你所說不同兼你係摘留使人自合赴闕本  
司已作奏狀可取東路馳去僕遂行至闕下奉聖旨令  
中使押馬擴赴王黼宅議事黼云在奉聖州摘留所論  
事理力爭死爭此一節朝廷甚多公僕曰不意延慶遁  
走女真先入關不得而爭也黼起立云據今事宜有何  
所見僕投黼一劄子云燕地乃中國北戶自祖宗以來  
有志恢復比者海上交結女真已許割還但緣劉延慶  
遁走失入燕之機會今女真先入據之輕我兵弱已肆

侮慢當此形勢於復地未為急而防後患乃急務也愚請於復地之間條畫徐制女真三策以杜後日之患若女真果以山前山後故地故民盡還本朝將用我故民守我故地關山險阻易為捍禦雖倍益歲賜則所入足償所出得以復境土而絕後患是為上策倘女真必欲割留平營灤三州不全歸燕地則宜各守所得彼得燕山便守燕山我得涿易即守涿易比類高麗夏國少與歲賜彼必欣然聽命若慮日後侵凌則於廣信以北橫

斜多築城壘嚴屯軍馬仍開掘涿易兩河為塘灤連接  
沮洳直抵雄霸彼來則禦之退則備之是為中策若且  
聽金人奉聖州之約止割燕京六州二十四縣全與契  
丹舊幣姑苟目前之利徐為善後之計是為下策舍此  
三者若汲汲於求地而不計勞費增歲幣益禮數與板  
築姑防一隅用新附之衆徼幸戰勝徒深交往事或隳  
成一旦使女真得志殆將取侮於四方是為無策今女  
真雖乘勝氣銳但兵少而力分之天祚未滅張覺抗

衡國內空虛新民未附我若嚴備邊防屯集大軍示以  
威信遣一介辯士議之彼方內顧不暇未必不成上策  
惟朝廷議而行之不可緩也黼讀至姑苟目前之利徐  
為善後之計是為下策黼嘆曰可謂苟目前之利可謂  
苟目前之利也公之下策乃朝廷之上策於公下策中  
更待添些物色僕曰更添物色便是無策黼云允如公  
說若彼席卷南來奈何僕曰彼方內顧未暇南來內憂  
既絕然後逞志其今所論蓋欲弭異時之患乞公相深

思之黼云虎狼之暴豈復內顧兼朝廷大議已定今又  
差公作計議使但着剛着柔交割取燕山便是功也餘  
不須論

初五日己未李靖等入辭于崇政殿 靖跪殿下上令  
黃珣傳旨諭靖等到軍前日傳語大金皇帝謝遠遣使  
人到闕兩朝信好累年已著切不可聽契丹言語此輩  
亡國之臣沒安身處只欲鬪亂兩國但與鑿破必不聽  
彼言且如稅賦本寔難從只緣成就交好特議依應然



亦須酌中商量方可了得所有營平灤三州地里不多只是要抵敵四軍且是一道了絕甚好本朝與貴國交好累年且如朋友覓一物也須與卿等到日但子細奏知靖等云領聖旨靖等又奏稟去年歲幣上又令珣傳旨今年來要去年歲幣極無名待將金帛為賀功犒軍之禮靖又再三奏上不許又再奏告上遣珣再諭靖等與去年歲幣靖等歡欣不覺踴躍靖為期日已迫乞免供奉庫賜宴及朝辭并門外御筵上許之 龍圖閣直

學士大中大夫趙良嗣朝散郎充顯謨閣待制周武仲  
充國信使馬擴充計議使賫書再往軍前許以銀絹代  
燕地稅賦令定議數目 朝廷國書曰正月日大宋  
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闕下比聞親提師卒遠涉關封  
靡煩振旅之勤共底夾攻之績夙惟信義方劇忻愉亟  
承使節之還舊沐書辭之悉念欲諧於歡好當曲示於  
忱誠本朝與貴朝數年計議漢地漢民及夾攻等事具  
載累書茲不費辭昨趙良嗣等還自代北知欲入關討

伐即自涿易等處分遣軍馬夾攻三面掩殺契丹數陣  
大獲勝捷追逐遠過燕京東北寔與貴朝攻取居庸之  
兵相應靡有差失暨國妃與四軍以下奔竄城中無不  
順之人似聞貴朝兵馬相近於義不當爭入燕城即令  
遠駐兵馬本堅守信約之應夾攻者事皆有迹可考不  
待理辨今承來書燕地州縣稅賦欲行拘收不特事非  
元約及非近所計議自古及今稅賦隨地况遠隔關塞  
民戶如何搬運於理本難允應重念萬里交歡踰海遣

使積年于此信聘往還情意已篤意當勉從所諭已成  
交好今特許每歲別交銀絹以代燕地稅賦令良嗣等  
前去定議并契丹舊交銀絹並合自今來計議畢日為  
始所有彼此遣使特賀禮正旦等事候計議畢議定發  
遣月日受理去處其銀絹交割處所分立界至等事續  
議畫定候屬春和茂膺天福今差龍圖閣直學士大中  
大夫趙良嗣朝散郎充顯謨閣待制周武仲充國信使  
副及差馬擴充計議使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

賀燕謝不宣

二十五日己卯趙良嗣至金人軍前議銀絹代稅定數  
金人并言課程除歲幣外要增添一百萬貫並以貨物  
充折令回宣撫司申聞候報 燕雲奉使錄曰是日良  
嗣至軍前於城西南一廢寺中安泊見金主令譯者傳  
言收下燕京遣使賀功甚好不知大宋皇帝實歡喜否  
對以兩朝共力討伐契丹今已得燕寔為慶事本朝皇  
帝聖心喜悅所以遣良嗣武仲充賀功使副阿固達及

其下諸將帥大喜繼令譯者問別有無奏陳言語開陳  
稅賦一事即非元約又非近所計議本難相從朝廷大  
臣議論皆以謂不可惟主上聖斷欲成就交好特許別  
交銀絹以代稅賦專遣某等來計議然稅賦所出須要  
贍養軍民須以分數酌中參定方可了絕烏舍云此不  
難據燕地所出稅賦并課程計數兌換自然不錯某等  
對以國書內止言稅賦今日却并課程言之豈有此理  
却云所謂稅者商稅鹽稅諸般皆是也對以稅賦課程

自是兩事其理甚明兼前番臨時曾言夏稅秋賦如率  
雜油豆之類如何搬運設若本朝委曲從之莫須折當  
元帥與郎君皆言甚好此本為稅賦元不曾說及課程  
却生此一節况自來與契丹五十萬銀絹皇帝聖意甚  
厚欲成交好盡數許了已是聯多今來又將銀絹折當  
賦稅一定之後不論凶荒水旱每年依例送來如是酌  
中方可成合為舍出文字二件一件言稅賦二百年舊  
額每歲出緡錢四十萬後來新額四百餘萬一件通稅

程約六百萬貫却待以多少銀絹代之良嗣答以燕地  
褊狹豈有元約額只四十萬貫後來便頓增許多承平  
時斗粟不過百錢今兵火荒歉彫殘之餘斗粟一金自  
應十倍豈可以此為定烏舍云貴朝國書內既言別交  
銀絹以代稅賦必有定數請分明說破良嗣出御筆十  
萬之數言之烏舍言十分未有一分燕地稅賦共收六  
百萬貫且如舊與契丹銀絹五十萬貫尚有五百萬貫  
奉聖旨於內留四百萬貫養贍軍民只收一百萬貫良



嗣又以第二項御筆二十萬之數許之烏舍云二十萬之數尚不及前項之半更要西京如何了得再三辨論久之遂除下西京堅執如故不免以第三項御筆二萬綾數許之烏舍又言燕地本出六百萬今只要一百萬已是恩義猶不相知却待折些銀絹更做盡艱難作兩三番添展如便更添得來折當些小物必做難易不若都休更無商量請使副回去只依契丹舊與貴朝舊日兩地供輸人戶勾退涿易見存兵馬若不退便將兵巡

邊良嗣曰兩國繼好累年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烏舍曰不是本朝要斷絕自是貴朝惜物若相就作百萬便見了當遂出國書草本細計物帛錢數本待斷絕恐兩家不好據今來地盡在國書中若一從得便好如不從更休來商量又出折當物帛數字內二等綾價謂上等每疋五貫中等二貫五百文閨羅四貫練絹二貫又出燕京地圖云招延州是渤海住坐本朝拘收外有居庸金坡等關貴朝占據古北松亭關

本奚家族帳自本國為主西京一節候大事了可以商量也入辭金主言為稅賦事不相合本要止絕數年踰海通好且欲相成就的確事節盡在書中一一從得時便好也如不從得便領兵巡邊又云古北居庸本自奚地自合本朝占據今特將古北口與貴朝其松亭關本朝屯戍更不可說着使人回為我語皇帝事當亟決使人亦疾回我欲二月十日巡邊無悞我良嗣云此去朝廷數千里今正月且盡安能如期莫若使人留雄州以

書驛聞為便阿固達許之

二十七日辛亥趙良嗣回至雄州即以所得雄州回書  
附遞奏聞 金人國書曰正月日大金皇帝致書于大  
宋皇帝闕下遠辱華函繼形溫問因遽成於小補感特  
貺於慶儀載循計議之辭未悉聽從之諭致煩馳報冀  
示誠音自來越海計議收復燕京并所管州縣元是漢  
地漢民已曾允應若是夾攻則與又承回示若大金兵  
馬到西京本朝便自燕京并應朔等州兵進泊至遣兵

攻下西京牒報代州不經依應直候契丹勢傾力敗方  
自涿易起兵與元約不同昨於奉聖州良嗣等來時國  
妃狀奏稱貴朝兵馬竊入本京雖以殺盡幸願款附金  
國尚不欲違約已報許於後國妃又申瀘溝河南大破  
南軍雖追捉數萬願為金國臣子重念如不自取慮失  
元許遂遣重兵攻破居庸燕京并所管州縣並已款降  
尋遣親見副使馬擴專報委細及差人就檢陣地僵屍  
甚衆俱是南人更有人暗知貴朝統制劉延慶已坐失

律兼偽命林牙統軍扎拉等以下亦稱國妃知當朝兵馬過關勾退鎮南軍馬待圖逆戰蓋因自來已破大軍別無警急及至相近不敢對敵因而遁去別不敗於南軍亦不曾到燕京左右若是城中之人寔是相順無因盡殺入城軍士依此事跡足認貴朝兵馬不克夾攻特因自力所以拘收稅賦今承來書事非元約稅賦隨地戶民如何搬運於理本難允應今特許每歲別交銀絹令良嗣等前去定議向來燕城倘賴貴朝攻下無由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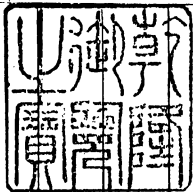
收稅色寔以自力收獲故也既以相許即委所司勘會據燕京管內每年收納隨色賦稅共送五六百萬貫乃命宣諭國信使副於內只收合直一百萬貫物貨回奏良嗣等稱奉御筆只許銀五萬兩絹五萬疋如不允應便添十萬仍議西京在內更或不許西京別作一段猶不允從添綾二萬入二十萬數更或不允綾在二十萬數外以上別不奉到宣旨不敢自專願遣使人賫書計議據年前合交銀絹數內先已將到二十萬兩疋尋委

舊存交割官員檢辦收領緣稱絹貨不弱不並前來今  
請依與契丹一般者交送據平灤等州不在許與之限  
已曾書報倘廣務侵求難終信義無煩理會况平州已  
為邊鎮所有協據投過民戶別諭良嗣等省會去訖所  
據今歲代稅合要物帛絲綿諸番色數并依中等價值  
別有劄目如何依從即請一就起般年前并今歲合交  
銀絹依契丹數目送至燕京用賞軍人外據代稅絲綿  
諸物定於今歲十月交割內絲綿並須燕京土產外自



今歲以後常平合交代稅絲綿等物依見去劄數并前來歲交割銀絹依准舊例分破五番搬送平州路界首交付及示盟誓凡百事節皆遵此約長世不違貴憑同盟所有疆封可自燕京所管州縣地分與平州界至其間畫立其賀正信使彼此各請預先一日到闕生辰人使以十月三日受禮依上到來外賀貴朝生辰並依舊來契丹發行月日到闕仍於穩便處所起置權場所燕京并隨州縣民戶不少若許計議不見定一自難安

撫苟失今年播殖將來住係何處卒難拯濟如或難以  
准隨請各只依契丹體例施行仍速勾退過界兵馬候  
當春始善祝多祺有少禮物具諸別幅令龍圖閣直學  
士大中大夫趙良嗣專奉書陳達兼謝不宣謹白



三朝北盟會編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十四至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沈智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十四

宋 徐夢莘 撰

政宣上帙

起宣和五年二月一日乙酉盡二十八日壬子

三月一日乙酉朔金人遣趙良嗣過瀘溝河即焚橋梁  
次舍 節齋自叙曰先是正月初八日以使事出京未  
朝見問李靖先索國書并御前劄目副本去次日阿固

達委烏舍楊璞到館屏去左右議事烏舍云割還燕地  
講好事主上已許難以爽信前日龍圖侍郎良嗣與武  
仲到來所以論課程稅賦今貴朝御筆歲添十萬疋兩  
無一大縣之數豈能成合良嗣等相與言海上所議盡  
還燕民燕地是以歲輸舊與契丹銀絹今貴朝已將平  
灤營三州更不在議又要起燕京職官富戶工匠而  
本朝歲又添十萬疋兩亦非少也烏舍等復云元初海  
上之約燕地人戶合歸南朝應燕中客人合歸北朝兩

下進兵夾攻契丹即軍馬不得過關蓋欲南朝乘本朝  
兵勢就近自取今貴朝不能自取直候本國取了與去  
使貴朝坐享地土之利有何不便兼課程稅賦出在地  
土非動貴朝物何苦吝惜元約燕地客人合歸北朝如  
郭藥師常勝一軍多是燕北人藥師亦是鐵州人恐貴  
朝要此常勝軍使喚故不欲請所以將些少職官相對  
若貴朝不欲發只遣郭藥師等軍還鄉亦得如平灤營  
三州本不屬燕京所管非奉聖州已許事不須道也

初良

嗣武仲御筆三紙一添十萬  
正兩其二各添五萬正兩

良嗣折難久之烏舍等語

言益剛良嗣遂併出御劄二紙具道主上聖意欲得相  
就和好也烏舍等俱有喜色云即今便去進呈至晚李  
靖來云御筆皇帝見了與諸郎君商量亦不多也次日  
烏舍云夜來收得貴朝流星馬文字却是與龍圖宣贊  
者何故便改燕京作燕山府皇帝已議定更不須理會  
課程稅賦多寡但只要貴朝除與契丹歲幣外每歲添  
一百萬貫並依估定價折作綾錦羅紬木綿隔織綿絲



木綿截竹香茶藥材細果等物已具目子如貴朝輒有

分毫議減即更不成和好

議者謂祖宗雖徇契丹歲輸五十萬之數然復置榷場與

之為市以我不急易彼所珍歲相乘除所失無幾今悉以物帛價充榷場之法壞矣兼涿易州并

常勝軍並舊屬契丹燕京所管自合歸還且請貴朝軍

馬退那出城皇帝已約日親去巡邊良嗣等以理折對

烏舍云事以決定更無移改請使副安排來日朝見即

便朝辭本朝更不差回使也次日就營拜辭是日已立

契丹巴納行帳前列契丹舊閭門官吏皆具朝服引唱

舞蹈大作朝見儀禮每入帳門謂之上殿阿固達云我已言定歲添一百萬貫一字不依更休來商量便請發常勝軍來及出涿易州兵馬後來別講通和禮數我欲二月初十日巡邊使人疾去應期復來不得碍我舉軍良嗣云此去京師三十程正月已終何以往還臣等欲只至雄州入遞繳奏等候回降却來庶可相及阿固達從允次晚南還到雄州作語錄入遞待報時女真既得契丹故大臣皆言南朝自來畏怯又見劉延慶敗走左

金弓嘗上阿固達詩云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有敗盟之意自南使過瀘溝河即焚橋梁僕謂良嗣曰今天祚復據西京張覺據平州女真方護送燕京所得財貨歸國其廣邀歲幣聲言巡邊皆所以欵懼朝廷而自防也良嗣云金人自用兵未嘗敗衄何自防之有僕曰兵家當怯守猛戰今女真兵少力分見處危道安得不自防故以巡邊意迫試朝廷之應如僕前日所論徐制女真三策比見形勢正當用之乞召使副或

止令僕赴闕稟議欲申尚書省經撫房修寫了申狀呈  
童貫乞發遞貫云主上必不較些物色但得事了早班  
師為上後來教他別人手裏理會不肯發越十日遞到  
國書並從之

六日庚寅御前金字牌遞到國書及御筆處分許代稅  
錢一百萬貫并銀絹等令再往求西京 朝廷國書  
云二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闕下專使云還  
置郵遽速嗣沐華緘之悉具知雅意之詳惟交隣國者

當善初終而守邦圖者務敦信義既早通於契好宜曲  
徇于來悰所言代稅物貨并事目所載色數值價交割  
月日處所與畫立界至遣使賀正旦生辰及置權場事  
並如來書所諭其年前依契丹舊交銀絹已指揮宣撫  
司津送前去今歲銀絹已令自京起發候到依契丹舊  
交月日交割誓書亦如來示候交割燕地訖諮聞本朝  
緣與貴朝通好天下所知前後計議每務曲從貴朝所  
欲以成交契誠意之厚諒能深察所有西京管下州縣

非務廣土以近日邊報契丹昏主數領兵馬出沒本朝當議就便計度力圖脩禦為彼此之利茂履春祺順膺介福今遣趙良嗣等自雄州復回遞中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九日癸巳趙良嗣等至大金軍前金人要取西京軍兵賞設復遣尼楚赫持書來燕雲奉使錄曰趙良嗣得御筆山後事力爭如不可爭別作一段商議十一日見金主遣烏舍薩魯二人至所館議事良嗣曰本朝皇帝

大度一言許盡今平州又不肯商量唯有西京一道話  
了又語烏舍曰貴朝所須不貲本朝一無所吝唯西京  
早與庶人情無虧武仲亦曰來時主上丁寧極留意烏  
舍去再來云得聖旨將西京地土與貴朝所有人戶本  
國收係良嗣對以西京州城已蒙見許既是與了地土  
豈有不與人戶之理如只空得田地都無人戶怎生做  
得况兵亂之後所在殘破些少人戶一道許了甚好烏  
舍云我國裏軍人所殺八九年受了苦辛不少方得西

京已是將西京地土與了貴朝只要人戶有何不可便  
如西京地土兩家分割一般我亦合得一半對以兩朝  
既是通好如一家已許了地土乃是信義人情却不與  
人戶定不完全何似把人民一齊許了做箇人情也是  
完備烏舍云與了地更要人戶却待着箇甚麼道理如  
何商量大抵地土重于人民地土已許了更和人民要  
更別無酬答更無致謝怎生了得因約同見尼堪尼堪  
云西京地土亦是不少已與地土又要人民更道本國



貪財莫不相應麼且如西京地土都是兩朝皇帝相重據理貴朝皇帝更添物金國皇帝道不須添物乃是好事或金國皇帝道便與西京更不要一物貴國皇帝却道須添些物乃是相順使副只言道百萬之物已多也更不添得便着多少銀絹怎生買得地土兼契丹舊銀絹也不當人情大抵契丹水土一齊都得豈有不得銀絹的道理馬擴言郎君們豈不知契丹銀絹從初廝殺了數年後因講和可纔與了三十萬後來又因河西家

兵契丹說諭得教稱臣添了二十萬尼堪且笑且言貴國與契丹家廝殺多年直候敵不得方與銀絹莫且自家門如今且把這事放着一邊廝殺則箇待你敗時多與銀絹我敗時都不要一兩一疋不知何如良嗣諭以馬宣贊之意無他蓋以謂本朝與契丹曾廝殺後來講和未若自家兩家本無相爭便通交好萬世所無乃是好事烏舍云如此則乃是尼堪烏舍遂起引良嗣等望金主所居傳言云百寮軍人等都不肯許西京惟是皇

帝要與貴朝永遠交好特與西京地土并民戶更不欲  
逐年要物只是軍人廝殺奪西京不易請特與箇賞設  
數目多少又傳金主之言信誓事須要便了此所係萬  
年永遠須是各說得重則好又問交割期日却云為立  
誓書事大兼王事已定待差一箇盪近上底官人去只  
候來則便交割 茆齋自叙曰僕復至燕京烏舍等云  
皇帝甚喜大事已定止是商量交往禮數也僕竊語良  
嗣便可理會山後良嗣不欲曰此事閑慢僕曰御筆令

力爭奈何良嗣徐語烏舍云貴朝所須本朝一一從了  
却有山後西京地土人民并係舊漢地今燕京已了若  
將西京一同割還乃是契義烏舍云西路前在奉聖州  
時曾許龍圖言不要後來所以只言燕京事今更不須  
再言也僕曰山後故地自海上理會使人豈敢言不要  
但每言燕地則西京在中矣兼貴朝已許本朝收取今  
燕京既已割還西京却在西南貴朝去遠却如何占守  
或聞欲與別家何若并還南朝使得故地亦見交歡誠

意良嗣等怒僕不合理會山後必至壞却山前僕答山前後相為表裏闕一則不可守兼御筆令力爭豈可不盡心理會烏舍三日不至良嗣倉皇云某本不欲理會西京事公必欲為言必連山前事壞了僕曰御筆令力爭安得不言良嗣曰但歸日語錄中載力爭之言數段足矣僕曰臣事君以忠何可偽也良嗣曰烏舍三日不來此必生變適欲呼李靖令不議侍郎言且更請公面議之僕曰賴侍郎令呼某來若龍圖一面與李靖畫斷

即他日御史臺公事有所在矣良嗣驚寤云某意甚了  
燕山事節吾曹成功恐因山後壞却宣贊何苦相戾僕  
曰不然吾曹苟能為朝廷得全燕之地盡復五關止出  
契丹歲賜使國家幅員萬里因機借勢控制彊敵弭久  
遠表去裏單之患則粗可言功今既不得平灤營三州  
又失榆松亭二關每歲別增一百萬緡耗竭中國當自  
此始又復不要山後則燕人志向不一爭端在即禍釁  
巨量尚何自謂功耶良嗣云縱使金人見許必復邀增

歲賜朝廷之力已竭如何可出僕曰龍圖邇臣也畫此  
利害使朝廷罷浮費不急之用以為守邊之資則有餘  
矣公見西邊爭占形勢雖一城一堡必力戰取之繕築  
之功在所不計蓋要塞必爭之城期於必得而後已僕  
料金人之意西京在其西南數千里彼必不能守將必  
歸我姑少遲之良嗣云縱使金人見還公觀今日朝廷  
事勢如何守得僕曰得而棄之此在上意良嗣方憂撓  
間烏舍揚璞至云西京地土據諸郎君與臣下議言當

初得西京時攻圍四十日軍人死傷無數不易得來不若與河西家却煞得進奉唯是皇帝言趙皇大度我要歲添一百萬貫物色一字不違千年萬歲却是多少今却覓西京如何違得兼我在奉聖州時心上許了不若與去共他大朝交歡也勝似與河西家

謂夏國也

然其間人

戶却待起遣將去良嗣相與辨之烏舍云此事亦得皇帝處分民土盡割還貴朝只却要些荅荷僕荅若貴朝應副西京民土朝廷豈無相謝禮數烏舍曰此中亦遣



使人須當破道只得一年之數賞此軍人便是禮數了也差大使尼楚赫貝勒副使耶律松都呼等持誓書等越兩日同發至闕 金人國書云使軫荐屈榮訊迭承既增歲幣之優深悉善隣之意俟成誓約永保惟和來書云所言代稅物貨并事目所載色數值價交割月日處所與畫定界至遣使賀正旦生辰及置權場事並如來示所諭備詳美意外今年合交銀絹候到依契丹舊交月日特思元書理合一就重念春農搬運不易

曲從來意其銀絹似前來與契丹物色一般者交送所  
有燕城候各立盟誓然後交割今立誓草付國信使副  
到請依草着誓至日當議復盟春律在中冀應多福今  
差貝勒尼楚赫都呼充國信使副察勒瑪充計議使有  
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事目昨者  
趙良嗣到上京軍前計議五代已後陷入契丹舊漢地  
州縣特許燕京再差馬政更議西京回書只請就便計  
度收復尋為不能收復致本朝收了又差良嗣等來議

稱燕西京已曾計議為西京不在許限不經許與止許  
燕京所轄六州來書云其西京別作一段今來又令良  
嗣等計議西京一就收復雖貴朝不經夾攻而念兩朝  
通和寔同一家必務交歡篤于往日特許與西京武應  
朔蔚奉聖歸化儒媯等州并地土民戶其以西并北一  
帶接連山後及州縣地土不在許與之限據所許民戶  
地土甚多自來攻伐撫慰將帥士卒難苦不少今來無  
別再索經略請差人交割其諸事理已宣諭良嗣等去

訖來書稱契丹出沒今差人押領大軍往彼幸踏地理  
交割發行月日已諭使人省會所有盟誓候交割日議  
定 誓草大金大聖皇帝創興併有遼國遣使計議五  
代已後陷入契丹燕地幸感好意特與燕京涿易檀順  
景薊并屬縣及所管戶民緣為遼國尚為大金所有以  
自來交與契丹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并燕京每年  
所出稅利五六分中只算一分計錢一百萬貫文合值  
物色常平搬送南京界首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復議

定國書兩界側近人戶不得交侵盜賊逃人彼此無令  
停止亦不得密切間牒誘擾邊人若盜賊逃人被并贓  
捉敗各依本朝法令科罪訖贓罰賊雖不獲踪跡到處  
便勒留償若有暴賊或因別故合舉兵衆須得關報  
邊官司兩國疆界各令防守至如將來殊方異域使人  
往來無得禁阻所有久通歡好庶保萬世苟違此約天  
地鑒察神明速殛子孫不紹社稷傾危 燕京管下州  
縣所出物色勘會到在京三司制置司各管隨院務程

課錢及折算所轄人戶輸納稅色依約見值市價做錢  
共五百四十九萬二千九百六貫八百文課程錢一百  
二十萬八千四百十六貫稅物錢四百二十八萬四千  
八百二十貫八百文三司計四百九十一萬三千一百  
二十貫文內有房錢諸雜錢一百一十五萬八千七百  
九十八貫文是院務課程錢權永兩鹽院合煎鹽二十  
二萬碩合賣錢三十九萬貫文諸院務合辦賣隨色課  
程錢四十三萬三千二百一十二貫文三百七十五萬

四千四百二十二貫是人戶稅租正錢制置司計五十

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七貫八百文官民稅錢闕二百

四十八貫闕錢五十三萬闕貫八百文天輔七

年二月日尼堪烏舍指示地圖自寧邊州以西橫斜至

西京之北德州之南及天德雲內州云此地分待與河

西家又以西京地圖指示且言天德雲內德州及龍門

望雲兩縣要做夏國往來道路又言將來龍平州松亭

關及望雲縣歸化州要處做權場良嗣遂行

十一日乙未尚書左丞王安中除少保靖難軍節度使  
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判燕山府資政殿學士詹度為  
燕山府安撫使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种師中充  
副都總管 安中等至雄州大金議猶未決 童貫蔡  
攸將交割燕山有日朝廷因委之選命諸州守臣王黼  
自以為功多改易縣名以張得意乃遷蔡攸少師守燕  
山制有之曰王師順天地之動無戰而有征幽都望雲  
霓之蘇克奔而弗迓降書踵至捷奏日聞鼓鼙貅百萬



之威勢如破竹收山河九郡之險易若振枯悉來塗炭  
之傷咸襲衣冠之盛氣振鴈門之北令行沙漠之陬建  
社稷不朽之圖快祖宗未宣之憤寔資妙策迄建殊庸  
攸深不欲在外且力辭仍以嘔血告上令薦自代者乃  
舉王安中係河朔人必知北方事黼亦以安中獨相協  
和因用國初得蜀故事自左丞除節度使宣撫河北燕  
山安中之行上悉出內府之金玉器至於餅爐硯几之  
屬畢備使至燕鋪陳於州寢以誇示遠人禮遇之隆一

時殊絕黼獨祖道贈以詩且約歸而相之也

二十八日壬子金人國信使副貝勒尼楚赫耶律都呼  
計議使察勒瑪持誓書草來著誓并求軍卒取西京賞  
賜 燕雲奉使錄曰趙良嗣辭訖金主遣高慶裔來諭  
以尼楚赫係是近上大臣知國事見充西路都統兼殺  
敗夏國到貴朝莫似尋常使人一般請便依契丹舊例  
相待至于商量事節便可以一面與決兼盟誓務在長  
久便請依草著誓又令白海上累年交好自古所無或

欲做兄弟或欲做叔姪或欲為知友尼楚赫路中云此  
行良遽恐不得如契丹舊禮只得箇花宴甚好尼楚赫  
自稱都統知軍國事都呼自稱諫議

三朝北盟會編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十五

宋 徐夢莘 撰

政宣上帙

起宣和五年三月一日甲寅盡十四日丁酉

三月一日甲寅朔金人尼楚赫等至館五日入見于崇政殿 燕雲奉使錄曰五日尼楚赫等上殿上遣黃珣傳旨卿等離軍前日大金皇帝安樂否累年計議事一

切了絕信誓已定共享太平乃是永遠莫是尼楚赫奏  
言來時本國皇帝令奏知大宋皇帝計議底公事已了  
也不要別做則好上復令珣諭旨朝廷大信既定豈有  
變更令依例詣宰臣王黼賜第計議出國書并誓書草  
讀示至西京地界事黼諭尼楚赫此非務廣土地本為  
邊州及天德雲內地分若不屯守防托夏人定來出沒  
要當以河為界尼楚赫辭以不知又讀至所示誓草云  
五字尼楚赫等乞不用又云已許了西京要綠砮二千

栲栳又言士卒取西京勞甚乞一箇賞賜黼皆許之又  
言今後通好不知或為弟兄或為叔姪或為知友黼諭  
以敵國往來只可用知友之禮上以尼楚赫屢乞花宴  
詔特頒春宴上屢遣黃珣問勞詔尼楚赫就辭於集英  
殿尼楚赫等辭訖跪奏設賞金帛物數上遣黃珣諭以  
二十萬尼楚赫猶以為數少再三乞增加上不許遂行  
節齋自叙曰三月五日朝見使人上殿奏事上問金  
人何故要添許多歲物及起燕京人民良嗣對以敵兵

甚殘暴唯利是從他不卹也僕奏本朝兵威不立故也  
武仲云賴陛下聖德阿固達心服不爾邊患豈易量耶  
上云敵兵強盛殘破民物亦自來之所少也豈能久耶  
然彼既入關先據燕朕恐為後患故不惜歲增百萬緡  
以啗之且解目前之變今既同山後許還亦是見其歸  
意斯亦卿等之力良嗣曰計議山後馬擴力最多上云  
聞馬擴頗知書良嗣曰馬擴係武舉僕奏臣係嘉王榜  
塵添久被陛下教育上云若非知書安能專對是晚奉



御筆馬擴特除武翼大夫忠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  
詔吏部侍郎盧益假工部尚書及趙良嗣為奉使大  
金國信使持誓書着誓并議交燕山雲中月日 茆齋  
自叙曰是時再遣使燕往議交割燕山雲中月日未行  
往見樞密鄭居中鄭問守山後之道僕曰朝廷欲如何  
為守鄭云見諸公議欲用彼土豪傑使世守之僕荅山  
後自漢築雲中朔武等郡以弱匈奴孝文時任魏尚守  
之匈奴不敢犯邊今與山前山後為表裏乃邊防要害

之地倘土民有力猶不可使之自守況金人蹂藉之後  
燒掠殆盡富豪散亡苟延殘喘契丹至則順契丹金人  
至則順金人王師至則順王師但營免殺戮而已豈能  
守耶鄭云如此當用多少軍馬則可僕曰唯多益善苟  
恐費大亦須三萬人屯雲中餘分屯要害之地擇賢能  
將帥委之朝廷損浮費之資移以應付三五年人心樂  
業則邊防就緒矣鄭又問雲中帥張孝純僕曰孝純久  
帥太原通曉山後血脉更以二統兵官輔之則可矣鄭

皆然之 朝廷國書云二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闕下華緘荐至契好增勤爰馳預政之臣共著約神之誓惟兩朝弔民伐罪之舉振古所無而萬世講信修睦之誠自今伊始用堅盟載永洽隣歡來書云燕城候各立盟誓然後交割今立誓草付國信使副到請依著誓至日當議復盟銀絹請似前來與契丹物色一般者交送並如來諭順履融和茂迎祉福今差中大夫試工部尚書盧益龍圖閣直學士大中大夫趙良嗣充國

信使閣門宣贊舍人馬擴充國信副使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十八日辛未趙良嗣等至燕山金人遣碩哈郎君高慶裔來問難摘指誓書字畫邀取逃去職官戶口等事

燕雲奉使錄曰趙良嗣至涿州碩哈郎君及高慶裔來傳金主言意指摘誓草云五字不當用及常年二字及除去後面疊道五句便令退換誓書更為所取人口未足未許過界良嗣等以其意附遞奏聞復于遞中付下

御前降下改定誓書并誓草進至燕差李靖劉嗣卿充館伴至寨門執笏捧國書入至國主帳前面北立閤門官傳國書入引至帳內跪奏問大金皇帝聖躬及謝差使拜起復跪問南朝皇帝聖躬萬福奏訖拜起復位引出帳南面西立有閤門官贊喝云大宋國信使試工部尚書盧益等朝見又一閤門官引某等面北立先五拜搯笏舞蹈不離位奏聖躬萬福又兩拜閤門官引益少進躬身致詞復位又五拜舞蹈如前遣使問某官等遠

來不易又五拜舞蹈如前遂引所賚禮物金器等自西而東於國王面前過却引出第二重門外面北立閤門官稱有制令先兩拜起再云賜卿等對衣金帶跪受訖拜起閤門官引復入依前面北立閤門官云謝恩又五拜舞蹈閤門官引起帳西浮幕下少立一衣紫繫犀帶者認是漢兒宰相左企弓國主前拜跪進酒倣學士壽儀國主飲訖令在位者皆拜遂各就座閤門官又引起稱傳宣勸酒令搢笏飲至盡又兩拜就坐自此每盞並

係漢兒宰相及左右親近郎君跪進又將國主自食者  
飲食分賜至第四盞宣勸如前五盞訖樂官以下共賜  
絹四百二十疋再引帳前面北立閤門官云謝宴又五  
拜舞蹈引出上馬同館伴還安下處三節人從各七事  
衣銀十兩訖傳問誓書中常年每年重叠及催取戶口  
對以誓書並係昨來將去誓草改定即無增減所有合  
要戶口宣撫司見行根捉才獲時即發遣過來楊璞高  
慶裔來傳尼堪指揮斥字畫惹筆提拔不謹對以自來

國書止有司分人修寫拘於體例自無惹筆今係主上親御翰墨是尊崇大國之意慶裔云誓書有不提空并惹筆須着換對以此誓書元在闕下為使人陳乞已換了兩次到涿州又換一次敵國往來豈有此理慶裔云誓書要傳萬世親寫故知是厚意兩國相重書狀往還寫得真楷是厚意唯復寫得惹筆是厚意又云誓書字札且休如誓書中所載兩界迤人彼此無令停止今來所取戶口只推道不見不肯發來豈不是違誓許大天



猶自不怕更要誓書則甚且如近有燕京職官趙溫信  
李處能王碩儒韓昉越境來南張軫帶了本朝銀牌走  
過南界須先以見還是數人皆契丹所指名故金人必  
索之良嗣欲諭宣撫司遣行盧益馬擴不可曰諸人聞  
已達京師若悉還之不唯失燕人之心且彼必見御盡  
告吾國虛實所繫非細況今已四月料亦難留何慮不  
交奈何隨所索即與之彼得一進十何時已耶然終以  
人口未足移文往來事辨論久之未決盧益力爭不可

烏舍云兩朝誓書中不納叛亡今貴朝已違誓矣益答曰且勿言諸人未嘗有至南朝者借使有之在立誓後耶立誓前耶五六年計議大事已定本朝所有並已依從應付如此小人口豈有吝惜只是有變更姓名或在遠地或聞得根取因而逃竄或藏匿山谷或走過山西如此之類如何決要取足烏舍云且如遠者盡是契丹奴婢且道不知姓名道尋不見如知名人郭藥師董龐兒兩箇莫道不見只將此二人來折當馬擴答以郭藥

師董龐兒係是契丹時投降過來却干貴朝甚事若如此說即數十年前事豈可套在誓書中有甚涯際及交燕月日烏舍云只為所取戶口未足即無交割月日良嗣對以本朝自來每事相就無不曲盡至誠然貴朝每一番來一事未了又生一事此當以大事為念不可以細故相妨兩朝所係利害甚重况兩日只是理會誓書一事若今且把復盟了當些小人口足可商量且如向日自海外計議雖未立誓天地神明寔已臨察宜各存

信義本朝並無事未盡兩朝敵國義均一體更宜思之  
烏舍與楊璞等起立云有諭旨若戶口不盡發來便請  
勾回涿易人馬朕欲將軍馬前去巡邊恐兩軍相見不  
測生事便令使副朝辭往宣撫司取人良嗣云未議之  
事有五一回答誓書二交燕日分三符家口立界四山  
西進軍日時五西京西北軍未定兼賞軍銀絹二十萬  
在涿州未交安得便辭所有寧邊州至天德雲內一帶  
是舊漢地兼有黃河限隔不知貴朝欲待自守唯復待

與夏國若自守時與貴朝為隣甚無害若是夏國時恐  
西人出沒常為邊患兼符家口係屬南界有新倉永濟  
兩鹽場在內朝廷歲增百萬貫正為此鹽場在其中莫  
須改正烏舍云我以山西全境與汝豈不能易此尺寸  
之地耶良嗣不能答楊璞來云適來三相公謂尼堪再奏  
已差察勒瑪楊天壽同龍圖去不須尚書宣贊行良嗣  
遂行

四月二日乙酉金國遣察勒瑪楊天壽同趙良嗣赴宣撫

司取未足人口宣撫司以趙溫訊與之 良嗣同察勒瑪  
等往雄州取戶口途次察勒瑪等曰兩國議如許大事已  
十八九成止為人口毫末良嗣云若張軫趙溫訊韓昉  
等果到本朝良嗣必知之今寔不聞奈何楊璞暗以微  
意見喻若只得一兩箇緊要人來便了得良嗣既到宣  
撫司亦以璞言之故自以謂若得一二緊要人如溫訊  
之徒可以必了然宣撫司頗難之蓋恐已送溫訊愈更  
滋蔓終未得結絕臣思度金國如得溫訊乃可以畢事

再三言宣撫司乞差人去取趙溫訊初五日趙溫訊來  
長跪求見良嗣諭溫訊云本朝固不欲諫議過去

謂溫訊

然金國必欲因此尋兵大丈夫死生皆有道生亦為民  
死亦為民借諫議一身以解兩國之兵為利亦不淺相  
顧感泣遂以溫訊付之 節齋自叙曰貝勒先歸僕與

益等留涿州十日候宣撫司發到賞軍銀絹三十萬疋  
兩方發至燕京烏舍楊璞云計議事已定但日近有燕  
京界職官趙溫訊李處能王碩儒韓昉等逃去南界請

先遣回然後可議交割月日差察勒瑪同趙良嗣往雄  
州宣撫司取人經七日縛趙溫訊回尼堪釋縛赦罪復  
以溫言撫之

七日庚寅金人既得趙溫訊遂交賞軍銀絹并定交割  
燕山日再遣使持書來借糧米十萬石并誓書來烏

舍遣人將到秤一連云舊例交割銀五十兩五分者皆

不曾受錢分謂直到五十一兩方受今來此秤係五十一

兩貴朝秤却只五十兩莫如別作一連五十兩五分秤



將五分作錢耗五分作潤官如何某等對以凡度量權衡皆係朝廷所定頒之四方豈敢私造况此銀絹係朝廷獎賞貴朝軍兵非歲賜之物莫且依平交割朝辭國主云卿等歸去傳語皇帝時熱善保聖體如今軍兵兩處屯劄討伐古爾班併天祚與你家勾當疆土欲借米糧十萬石搬送至檀州歸化兩處且不要疑慮早些教來已專差使人對以今夏道路難行國主云此一遭方始是往來禮足兼誓書事大要結千萬年交好禮數專

遣使去因問交割燕京日分却云十一日先令交割底  
官員過來其軍兵只於瀘溝河南下寨更待等幾日得  
我指揮便發過河來又諭某等好去候到闕日傳語大  
宋皇帝立誓已定各守信約永保萬世常如今日甚好  
遂行

十一日甲午盧益趙良嗣引伴金國使人楊璞持誓書  
來金人國書云累交禮聘永講世讎復紆使傳之  
華克示載書之信指以萬世昭然一言茲見講好息民

之心而得親仁善隣之美義欲存於堅久事更宜於宣  
陳據燕疆界至只依兩朝差去人員同行檢視分割為  
定所云交西京邊界夾攻契丹事皇帝已遣近上官員  
押領大軍勒於今月十一日於彼應會仍報宣撫司凡  
關夾攻事件須令與差去官員計議從長施行其邊界  
亦依割定領受仍已諭使人却合有回謝禮數并報復  
文字送付差去軍下官員前次議取被掠并逃去人戶  
雖領宣撫司交付却只推言不肯早行發遣致是一未

結絕必若邊官邀功違約展轉如上不切稟從寔關引  
惹紊亂有失將來久結歡好若是再取如此人口亦仰  
所司宜疾速發遣又以契丹國皇帝在陰山古爾班在  
奚部山谷已兩處闕當今取嶺北鴛鴦灤坐夏相度所  
謀雖同如或不泯後患地理咫尺持關貴朝自餘分遣  
別路兵馬須是當朝供給只據收捕古爾班契丹皇帝  
兩路兵馬糧食合銷米壹拾萬石宜早分取月日於檀  
州歸化州兩縣處分路般送到即候回報敵炎在候保

嗇是期有少禮物具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金  
人誓書維天輔七年歲次癸卯四月甲申朔八日辛卯  
大金皇帝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惟信與義取天下之  
大器也以通神明之心以除天地之害昨以契丹國主  
失道民墜塗炭肆用興師事在誅弔貴國遣使航海計  
議將來并有遼國願還幽燕故地當時曾有依允迺者  
親領兵至全燕一方不攻自下尚念姑欲修好以燕京  
涿易檀順景薊并屬縣及所管戶民與之如約今承來

書緣為遼國尚為大金所有以自來與契丹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并燕所出稅利五六分中只算一分計錢一百萬貫文合直物色常平搬送南京界首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復議定國書每年并支綠礮二千栲栳兩界側近人戶不交侵盜賊逃人彼此無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間牒誘擾邊人若盜賊并贓捉敗各依本朝法令科罪訖贓罰賊雖不獲踪跡到處便勒留償若有暴盜或因別故合舉兵衆須得關報沿邊官司兩國疆界

各令防守兩朝界地內如舊不得遮堵道路至如將來  
殊方異域人使往復無得禁阻所貴久通忻好庶保萬  
世苟違此約天地鑒察神明速殛子孫不紹社稷傾危  
如變渝在彼一准誓約不以所與為定專具披述不宣  
謹白 茆齋自叙曰十一日辭朝阿固達坐所得契丹  
巴納行帳前列契丹舊教坊樂工作花宴宰執左企弓  
以次搢笏捧觴為壽是時阿固達形神已病矣顧益等  
云南朝許大事你幾箇使人商量了功績不小來日好

去復差楊璞為聘使報許四月十四日交割燕山及山後幸踏地里交割南歸十三日達雄州宣撫司摘留僕隨遂入燕

十四日丁酉宣撫司差統制官姚平仲康隨前去交割地界姚平仲至金人要依元約將松亭榆關外民戶歸國數內索取常勝軍郭藥師等八十餘戶元係遼東人也宣撫司以常勝軍先自歸朝有功陞官難以發遣點檢文字李宗振畫策或謂叅謀宇文虛中畫策曰若與



燕人代之則不唯常勝軍得為我軍又復燕民田產自  
可供養不煩國家應辦錢糧此一舉而兩得之申奏朝  
廷遂從其議請以燕人代之金人亦從之因而根括燕  
山府所管州縣百五十貫已上家業者得三萬餘戶盡  
數起發合境不勝殘擾獨涿易二州之民安業者良以  
先歸大宋也是時燕人重於遷徙有憚其行者說與尼  
堪曰燕山疆土本非大宋彼不能取而我取之桑麻果  
寔所在形勢之地豈可與人金國方強盛天下莫不畏

服尼堪以為然遂白於阿固達請以與涿易為界阿固  
達曰我與大宋海上信誓已定不可失也待我死後由  
汝輩終如約交割 宣撫司差李嗣本提兵馬入燕  
先是宣撫司差姚平仲康隨分疆域立烽燧回至是再  
差李嗣本入燕

三朝北盟會編卷十五